

宦 乡 文 集

上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

(京)新登字 02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宦乡文集/宦乡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10

ISBN 7-5012-0696-1

I . 宦… II . 宦… III . 外交人员-宦乡-文集 IV .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7167 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05)

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47 插页: 4 字数: 1203000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48.00 元(精装上下册)

40.00 元(平装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宦乡文集》编辑小组

何 方 郭震远 萧 扬 陈平陵
薛谋洪 陈启懋 胡 钢 宦国英

心里的话

宦乡同志是我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杰出的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许多领域里造诣很深，建树甚多。作为一个学者，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既记录着宦乡个人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贡献，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历史进程，其中不少文章至今仍对我们富有启发和借鉴价值。继出版《纵横世界》和《纵横世界续编》之后，世界知识出版社又准备出版《宦乡文集》。这本文集收集了宦乡从1941年到1988年的近50年中，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160余篇。作为老朋友，我应宦乡的家属和他生前所在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要求，怀着真挚的友情和深切的思念为这本文集写一点心里的话。

我与宦乡相识相处的时间不长，相知却比较深。我们彼此从事的工作不同，从来没有在一个单位共事。只有在1987年末，我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夏威夷召开的太平洋论坛会议，他作为代表团的顾问，我们朝夕相处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平时，我们曾经有过许多次促膝深谈，只要有机会，我们彼此愿意交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特别是80

年代末，他身患重病在上海治疗期间，我多次前去探视，每次都要谈很长时间。宦乡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对许多问题都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与他交谈可以得到启发。同时，我不能不为他的忧国忧民、直言无惧，以及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现出的对国家、对人民的深沉关切，以及对自己生命力的信心所感动。

已经记不清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但是我对宦乡却是心仪已久。宦乡在我国报界、外交界和学术界，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

他青年时期带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参加了进步的社会活动。1938年，他年仅29岁就出任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前线日报》总编辑，投身抗战宣传，发表了许多具有鲜明战斗性的文章。在此期间，他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影响。抗战胜利后，他来到上海，1947年担任《文汇报》副主笔，194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来到刚刚解放的天津，担任《进步日报》总编辑，不久即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任筹备组副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宦乡从新闻界转到外交界，任外交部欧非司司长。1954年奉调出使伦敦任代办。1962年回国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1976年恢复工作后，奉调出使欧洲共同体，兼任驻比利时、卢森堡大使。在外交战线，宦乡表现出杰出的才智和大国外交家的风度，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贡献。

1978年回国后，又从外交界转到学术界，任中国社

会科学院副院长。1982年组建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1988年更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并任该中心的总干事。这一时期,他在组织和推动全国国际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建立和发展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培养研究国际问题的年轻人才、广泛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和民间外交方面作了大量工作。10多年来,他发表了大量研究报告和学术论著,受到国内外的广泛重视。他卓越的学术成就,使他成为我国当代最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在国际上也享有崇高声誉。

宦乡的品格同他的学识一样令人钦佩。在宦乡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正直感,有一种“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的气概。他曾用一句话人的话:“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口于正,百邪盈于外”,来表明他的人生观。纵观宦乡,他确实敢于说真话,从不说假话,为了坚持真理,他开始他的言行是一致的。从他的履历来看,解放前他长期在上海等大城市,活动在知识界和上层社会;解放后,他多次出任驻西方国家的使节,在世界著名政治活动家和知名学者聚集一堂的国际会议上,他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词严义正。可以说他是个十足的“洋派”知识分子干部。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的身上,始终保持着农民一般的勤俭朴实的淡泊作风。在我与他的交往中,他简朴的衣着、忠厚而毫无虚饰的言谈,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追逐金钱、爱慕虚荣、贪图享乐和一掷万金的风气有所抬头的今天,宦乡的这种作风尤其值得提倡。

宦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十分乐观。他从不介意自己的疾病，却时时心系国家的前途命运。他是带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深眷恋和殷切期望离开人世的。可以告慰宦乡的是，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国家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今天写这篇短文，主要是寄托我们对宦乡的纪念。同时，也希望本文集能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宦乡，了解历史，从而得到更多的启迪。

朱锐苍

1994年5月29日

目 录

心里的话 朱鎔基

上

敌伪的新金融攻势（1941年1月）	1
巴尔干的战栗（1941年2月）	7
希特勒的创伤（1941年3月）	10
远东局势之解剖（1941年3月）	13
远东形势展望（1941年4月）	16
反侵略国家团结起来（1941年6月）	19
德苏战争与世界大势（1941年7月）	22
英苏联合行动协定（1941年7月）	38
英美姑息主义死亡以后（1941年7月）	41
太平洋大战的前夕（1941年11月）	44
如何争取反侵略战争的总胜利（1941年12月）	47
世界战争之阶段性（1942年1月）	50
行动重于一切（1942年1月）	53
应有的警觉（1942年1月）	56
日寇和平攻势的分析（1942年2月）	59
今后的太平洋战局（1942年2月）	62
中国在太平洋新战略中的任务（1942年3月）	65
毒素的诱惑（1942年3月）	68

闻东京被炸（1942年4月）	71
轰炸中告日本人民（1942年4月）	74
光荣战斗廿三年（1942年5月）	77
一心一德应付战局（1942年5月）	80
世界战争转折的一年（1943年1月）	83
东南亚盟军的战略任务（1943年10月）	92
转变中的太平洋战局（1943年11月）	95
太平洋战局的跃进（1943年11月）	98
太平洋战局的新进展（1943年11月）	101
倭寇垂死前的挣扎（1944年1月）	104
世界战局中的中国战场（1944年6月）	125
总决战之前哨战（1945年6月）	128
从敌军投降看战事前途（1945年6月）	131
敌人不投降，就消灭它（1945年8月）	134
日本的末日与新生（1945年8月）	137
伦敦五外长会议展望（1945年9月）	140
中国的地位与责任（1945年9月）	143
内战能避免吗？（1945年11月）	149
美国对华政策的动向（1945年12月）	155
论陪都暴行（1946年2月）	162
论国民党的革新运动（1946年3月）	167
看这严重的两个月（1946年3月）	171
两种力量要继续斗争（1946年4月）	179
打开僵局（1946年4月）	182
打不得！打不得！（1946年5月）	189
我们需要和平（1946年6月）	198
过渡时期的国际现势（1946年6月）	205
掀起和平民主运动的怒潮（1946年6月）	215
美国对华政策的四个阶段（1946年7月）	223

从马司联合声明看时局（1946年8月）	235
对于美国普选的一个看法（1946年11月）	241
美英关系之检讨与展望（1947年1月）	246
五国和约与欧洲均势（1947年2月）	256
面临着莫斯科会议（1947年3月）	261
第一个回合以后（1947年4月）	270
战后的远东政治（1947年8月）	275
我国参加对日和约的三个前提（1947年9月）	287
应该复兴日本经济吗？（1948年2月）	292
论“国际新危机”（1948年4月）	302
内战论（1948年4月）	312
联合国面临考验（1948年5月）	318
世界争取和平运动的新阶段（1948年6月）	326
中美日三角关系论（1948年7月）	334
“柏林危机”和四强谈判（1948年7月）	341
论美国共和党外交政策（1948年7月）	350
东南欧的土地改革（1948年8月）	354
笔谈“九一八”（1948年9月）	365
莫斯科谈判破裂以后（1948年10月）	368
从“欧洲自由贸易区”谈判的破裂说起（1958年）	375
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些初步看法 （1974年11月）	379
战后欧美经济发展概况（讲话提纲）（1976年11月）	393
西欧经济走出了“黄金时代”（1978年4月）	396
关于欧洲共同体形势的讲话摘要（1978年4月）	409
在湖北省直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78年6月）	419
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形势问题（1978年7月）	462
三个世界的经济形势鸟瞰（1978年9月）	497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转折点上（1978年10月）	526

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发展国民经济的几个重要经验	
(1979年3月)	564
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1979年4月)	575
关于当前西欧经济的几个问题(1979年6月)	600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979年9月)	607
当前西方经济形势(1979年9月)	642
关于西方绥靖暗流的报告(1980年5月)	647
从官僚到经理(1980年7月)	651
关于加强日本史研究的问题(1980年7月)	664
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1980年7月)	684
哲学社会科学要为国家现代化服务(1980年8月)	720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中应当注意的四个动向	
(1980年12月)	729

下

80年代西方经济的发展趋势(1981年4月)	743
80年代世界经济形势(1981年4月)	753
关于“帝国主义垂死性”的问题(1981年)	784
中国要走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1981年5月)	788
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紧密结合实际(1981年5月)	793
对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些问题的看法(1981年7月)	801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81年7月)	831
关于中美关系(1981年7月)	835
80年代社会科学的任务与挑战(1981年9月)	852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趋势(1982年1月)	865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摘要)	
(1982年2月)	870
在辽宁财经学院的讲话(1982年3月)	882
超级大国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1982年4月)	892

关于研究世界经济的几个问题（1982年7月）	903
当代帝国主义提出的新情况和新问题（1982年9月）	916
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1982年10月）	937
在调整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1982年11月）	942
当前西方经济形势中的长期趋势和短期趋势 （1982年12月）	947
在全国“国际经济法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摘要） （1982年12月）	954
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任务（1983年1月）	957
在北京南南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词（1983年4月）	967
南北关系的现状、症结和前景（1983年4月）	969
跨国公司的投资与南南合作问题（1983年4月）	978
评西方国家经济回升的特点：软弱、缓慢而不稳定 （1983年5月）	985
回升开始后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同我国的“四化”建设 （1983年7月）	987
同《世界知识》杂志记者黄书海谈当前国际形势 （1983年8月）	1006
欧行观感（1983年11月）	1014
同联邦德国《明镜》周刊记者的谈话（1983年11月）	1022
参加人大代表团访欧汇报（1983年11月）	1034
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脆弱、不稳定（1984年1月）	1039
同法新社驻京记者倪二辖的谈话（1984年1月）	1041
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1984年2月）	1051
要迎头赶，不要爬行着赶！（1984年2月）	1065
新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1984年4月）	1074
解放军要勇于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1984年6月）	1089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1984年6月）	1095

关于国际外交格局和战略格局（1984年7月）	1102
从哲学社会科学角度谈中国的经济改革（1984年）	1108
亚太地区形势和美苏的争夺战略（1984年）	1113
在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役研讨会上的发言	
（1984年9月）	1117
香港今后作用（1984年9月）	1129
中国的经济形势（1984年11月）	1138
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讲话（1984年11月）	1149
中国面向未来（1984年）	1158
在北京科技发展战略讨论会上的讲话（1984年）	1166
1984年国际形势的特点（1985年1月）	1186
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与我国的对策（1985年）	1190
论“一国两制”（1985年）	1214
亚太地区发展前景与环太平洋合作（1985年）	1220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1985年4月）	1228
新技术革命对军事的影响（1985年6月）	1256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1985年8月）	1265
有关二次大战的两个争议问题（1985年9月）	1276
中日关系与亚洲的安全和发展（1985年11月）	1282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中译本序言	
（1985年12月）	1289
展望1986年国际形势（1986年1月）	1291
变革、调整中的世界（1986年）	1295
我国“七五”期间面临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分析	
（1986年1月）	1300
关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1986年2月）	1305
对世界形势发展趋势的分析及军委提出转入“和平时期”	
战略决策的理论依据（1986年3月）	1315
关于世界经济学科的建设问题（1986年7月）	1344

就国际形势答记者问（1987年1月）	1356
1987年国际形势展望（1987年1月）	1363
为世界的发展而裁军（1987年3月）	1367
在中国国际经济信息中心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87年6月）	1374
开展对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系统研究（1987年）	1378
科学决策与国际环境（1987年8月）	1382
对西方股市暴跌的看法（1987年11月）	1404
动荡、变革、不平静的一年（1987年12月）	1408
《国际市场经营学》中译本序（1987年12月）	1415
一年来的中美关系（1987年）	1417
贺《文汇报》成立50周年（1988年1月）	1424
世界处于竞争共处时代，国防现代化还要大力加强 （1988年）	1427
世界经济发展趋势（1988年2月）	1430
世界经济形势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1988年）	1436
国际经济发展与我们的对策（1988年3月）	1444
研究未来是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工作 （1988年5月）	1448
日本的经济增长及其对亚太合作的影响 （1988年6月）	1450
国际格局性转变与中国（1988年10月）	1459
世界进入相对缓和的阶段（1988年）	1462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基本问题》前言（1988年11月）	1469
关于建立国际关系学的几个问题（1988年）	1474
后记	1479

敌伪的新金融攻势*

——论伪中央银行成立

(1941年1月24日、26日、27日)

(一)

自倭汪伪约签订后，汪逆即积极展开对我的金融攻势，据合众社上海6日电：“汪精卫伪中央储备银行，已于本日在南京开幕。”

又据敌方5日广播称：“汪逆之中央储备银行开业后，所发行之钞票，完粮纳税，均可通用。对于外汇之换额，规定为新钞每元折合英金六便士，旧法币仍可通行，惟中国农民银行应予除外。至华兴银行钞票仍可通用。”

又据伪华兴商业银行副总裁去年12月21日对沪伪新申报记者发表讲话称：“华兴银行准备将其发行权过渡于新中央银行，此后华兴银行将作为国际贸易银行出现，其任务当偏重：(一)吸收华侨资金，(二)与满洲、华北缔结通货汇兑协定，汇率约照六便士左右计算。”

又据去年2月6日路透社东京电称：“樱内藏相在众院声称，汪政权诞生时，即设立中央银行，以期统一其管辖下之货币，但该银行不致合并华北联合储备银行。现因华北之特殊性质，联合银行将继续营业如前，关于这一点，据朝日新闻消息，大致蒙疆

* 本文为《前线日报》专稿。

银行亦将照常营业。”

我们罗列这几条消息，用意是在指出，这次伪中央银行的成立，实含有如下的特殊意义：

第一，在前年年底影佐汪逆进行交涉时，已有所谓设立伪中央银行的计划，只因东京阻挠，毕竟未能实现。去年2、3月间，汪逆曾提议改组伪华兴银行为伪中行，亦因梁逆鸿志及该行日籍董事的反对而作罢。3月30日伪政府成立后，汪逆立即组织所谓“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本周逆佛海担任主任委员。荏苒至今，始底于成，足见伪中行由酝酿以至实现，其间实经过了不少的曲折。揆厥原因，最初是由于日本人并不预备予汪逆以真正的权力，宁愿各傀儡分疆而治，因而也不愿意他有操纵金融的机构与力量。不过于今情形不同了，敌人现在的政略已由“解决中国事变”转变到“冻结事变”。所谓“冻结事变”者，简言之即敌人自觉无力使中国马上屈服，而世界形势又恰巧发生激烈的变化，刺激了敌人南进的野心，于是敌人想利用汪逆替它保守住在中国所获得的战果，同中国拖下去（可能时自然还希望汪逆能替它分担更大一部分对我进攻的责任），而自己则去在国际战争中冒险投机，他希望造成一个“拖”的局面，并利用“拖”的时期，在战场上建立起军事的对峙；在政治上建立起政权的对立；在经济上建立起法币的对峙（前者由日本人自己担任，后二者由汪逆担任），妄图达到一个长期相峙的局面，以待国际形势的转变。在这一情势下，敌政略、战略虽已转变，而我总反攻的力量尚未形成，所以此后政治、经济的斗争在我、敌整个斗争中将较军事斗争占更大的比重，而敌人也就不能不更加强化对汪逆的利用，也就不能不赋予汪逆以较大的“权力”与较强的“武器”。如果说伪新民会、伪共和党等归并伪国民党是敌人决心支持汪逆获得政治“统一”（华北除外）的表现，那么，伪中央银行的成立与伪华兴银行自甘退处附属的地位，就是敌人决心赋予汪逆以“统一”的金融斗争武器的证明。

(二)

伪中央银行是成立了，伪钞也已经开始发行了（据敌方本月13日广播：发行数为641万元，其中钞票券为560万，辅助券为81万余元。发行数目公布得如此之少，简直是想骗尽天下人。穷极无聊的汪逆，全靠这架伪钞的印刷机度日，哪里会只发行这么一点点?!），但究竟它的前途如何呢？手头所有的资料，虽太简略不够答复这个问题，不过我们也不妨姑且推想一下。

一个真正的中央银行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以为支持，一是有雄厚的资金足资挹注。这两者如缺其一，中央银行就不能完成使命。

就这一点来说，政治力量的强大与否，要看政权是否能赢得国内民众的信任和国际上的信赖，汪逆的伪政权显然是不足以语此的。汪逆为日本军阀的走狗，是举世皆知的事实。他及他的傀儡政权根本是寄身于日本人的枪尖之上，本身绝对无任何力量可言。在战事继续进行、日本尚未完全失败以前，汪逆也许可以通过日本人的枪尖，暂时完成其主子所赋予的使命；一旦日本溃败，汪逆伪政权也必然随之瓦解冰消。像这样的一个政权，不要说得不到中国人民和国际人士的信任与信赖，就是日本人自己也不会看得起它。汪逆的失败既是时间早迟的问题，那么，伪中央银行的失败也是先天注定的了。

再就第二点来说，汪逆昼夜闹穷，连伪政权都不容易维持的一副丑相，前面已经约略说明了，他哪里还有余钱来开中央银行？说找日本人帮忙吧，日本人现在自顾不暇，又哪有余力能帮他来开银行发横财？很显然，汪逆的中央银行是先开了门印好了钞票再去找资本，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银行，哪有不失败的道理？

故汪是采取怎样的步骤来向我法币进攻呢？伪钞的前途又如何呢？